

厚黑叢話
(3)

富順李宗吾著

厚黑叢話
(3)

富順李宗吾著

厚黑叢話卷五

成都華西日報廿五年
一月二月

去歲元旦，華西報的元旦增刊上，我作有一篇文字，題曰「元旦預言」我的預言，是「中國必興，日本必敗」八個字，這是從我的厚黑史觀推論出來，必然的結果，不過又中未提明厚黑二字罷了。今年華西報發元旦增刊，先數日總編輯請我做篇文字，我說：做則必做，但我做了，你則非刊上不可，我的題目，是「厚黑年」三字，他聽了默然不語，所以二十五年華西報元旦增刊，諸名流都有文字，獨莫得厚黑教主的文字，就是這個原因，我認爲民國廿五年，是中國的厚黑年，也即是一千九百三十六年，爲全世界的厚黑年，諸君不信，且看事實之證明。

昔人說：「丈夫不能流芳百世，亦當遺臭萬年」，我民國元年發表厚黑學，

至今已二十五年，遺臭萬年的工作，算是做了四百分之一，俯仰千古，常以自豪，所以民國二十五年~~年~~在我個人方面，也可說是厚黑年。是應該開慶祝大會的。我想我的信徒，將來一定會仿耶穌紀年的辦法，以厚黑紀年，使厚黑學三字與國同休，每二十五年，開慶祝大會一次，自今以後，再開三百九十九次，那就是民國萬年了，我寫至此處，不禁高呼曰：中華民國萬歲！厚黑學萬歲！

去年吳稚暉在重慶時，新聞記者友人毛暢熙，約我同去會他。我說：我何必去會他呢？他讀盡中外奇書，獨莫有讀過厚黑學，他自稱是大觀園中的劉老老，此次由重慶，到成都，登峨眉，遊嘉定，大觀園中的風景和人物，算是看遍了，獨於大觀園外面，有一個最清白的石獅子，他却未見過。歡迎吳先生，我也去了來，他的演說，我也聽過，石獅子看見劉老老在大觀園進進出出，劉老老獨未看見石獅子，我不去會他，特別與他留點憾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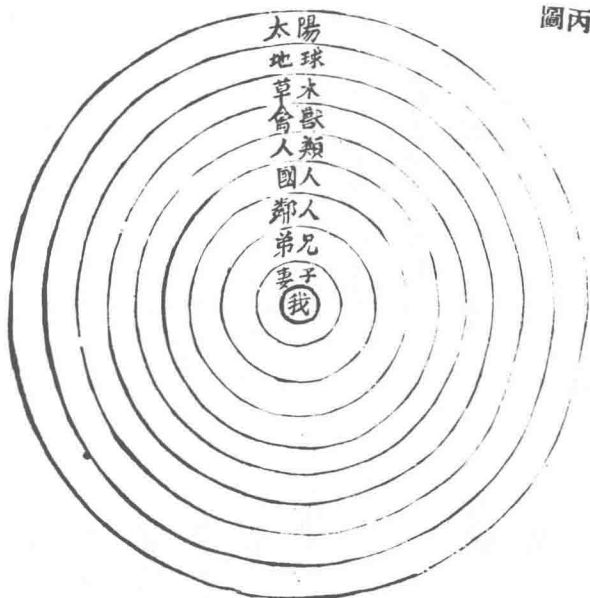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聽見厚黑學三字，卽罵曰：「李宗吾是壞人，」我卽還罵之曰：「你是宋儒。」要說壞，李宗吾與宋儒，同是壞人，要說好，李宗吾，與宋儒，同是聖人。就宋學言之，宋儒是聖人，李宗吾是壞人，就厚黑學言之，李宗吾是聖人，宋儒是壞人。故罵我爲壞人者，其人卽是壞人，何以故？是宋儒故。

我所最不了解者，是宋儒去私之說，程伊川身爲洛黨首領，造成洛蜀相攻，種下南渡之禍，我不知他的私字去掉了莫有？宋儒講性善，流而爲洛黨，在他們目中視之，人性皆善，我們洛黨，盡是好人，惟有蘇東坡，其性與人殊，是一個壞人。王陽明講致良知，滿街都是聖人，一變而爲東林黨，吾黨盡是好人，惟有力抗滿清的熊廷弼是壞人，是應該拿來殺的。清朝的皇帝，披覽廷弼遺疏，認爲他的計劃實行，滿清斷不能入關，憫其忠而見殺，下詔訪求他的後人，優加撫卹，而當日排擠廷弼最力，上疏請殺他的，不是別人，乃是至今公

認爲忠臣義士的楊漣左光斗等。這個道理，拿來怎講？嗚呼洛黨！嗚呼東林黨！我不知蒼頭夫子，當日何苦造下一個黨字，拿與程伊川，楊漣，左光斗，一般賢人君子，這樣用！奉勸讀者諸君，與其研究宋學，研究王學，不如切切實實的，研究厚黑學，倒還可以做些福國利民的事。

宋儒主張去私，究竟私是個甚麼東西，非把他研究清楚不可，私字的意思，許氏說又，是引韓非子之語來解釋，韓子原文，是「倉頡作書，自環者謂之私，背私謂之公，」環卽是圈子，私字古文作厶，篆文是〇，畫一個圈圈，公字，從八從厶，八是把一個東西，破爲兩塊的意思，故八者背也。「背私謂之公」，卽是說：把圈子打破了，才謂之公。假使我們只知有我，不顧妻子，這是環吾身畫一個圈，妻子必說我徇私，我於是把我字這個圈子撤去，環妻子畫一圈，但弟兄在圈之外，弟兄又要說我徇私，於是把妻子這個圈撤去，

圖丙



環弟兄畫一個圈，但鄰人在圈之外，又要說我徇私，於是把鄰人這個圈撤去，環國人畫一個圈，但他國人在圈之外，又要說我徇私，這只好把本國人這個圈撤了，環人類畫一個大圈，才可謂之公。但還不能謂之公。假使世界上動植礦都會說話，禽獸一定說：你們人類爲甚麼

要宰殺我們？未免太自私了，草木禽獸道：你爲甚麼要吃我們？你也未免自私。泥土沙石問草木道：你爲甚麼要吸取我的養料？你草木未免自私。并且泥土沙石可以問地心道：你爲甚麼把我們向你中心牽引？你地心也未免自私。地球又問太陽道：你爲甚麼把我向你牽引？你未免自私。太陽又可問地球道：我牽引你，你爲甚不攏來！時時想向外逃走？並且還暗暗的牽引我，你也未免自私。再反過來說：假令太陽怕地球說他徇私，他不牽引地球，地球也不知飛向何處去了。地心怕泥土沙石說他徇私，也不牽引了，這泥土沙石，立即灰飛而散，地球也就立即消滅。

我們從上項推論，繪圖如丙，就可得幾個要件如下：

(一)徧世界尋不出公字，通常所謂公，是畫了範圍的，範圍內人謂之公，範圍外人，仍謂之私。

(二)人心之私，通於萬有引力，私字除不掉，等於萬有引力之除不掉，如果除掉了，就會無人類，無世界，無怪宋儒去私之說，行之不通。

(三)我們討論人性善惡問題，曾繪出甲乙兩圖，說：「心理的現相，與磁場相像，與地心引力相像。」現在討論私字，繪出丙圖，其現相仍與甲乙兩圖相合。所以我們提出一條原則：「心理變化，循力學公例而行」，想來不會錯。

我們詳玩丙圖，中心之我，彷彿一塊磁石，周圍是磁場，磁力之大小，與距離成反比例，孟子講的差等之愛，是很合天然現象的。墨子講兼愛，只劃一個人類的大圈，主張愛無差等，內面各小圈俱無之，宜其深為孟子駁斥。

墨子志在救人，摩頂放踵以利天下，楊朱主張為我，叫他拔一毛以利天下，他都不肯，在普通人看來，墨子的品格，宜乎在楊朱之上，乃孟子曰：「逃

墨必歸於楊，逃楊必歸於儒，「認爲楊子在墨子之上，去儒家爲近，豈非很奇的事嗎？這正是孟子的卓見，我輩宜下細研究：

凡人在社會上做事，總須人已兩利，乃能通行無礙，孔孟的學說，正是此等主張，孔子所說：「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，」大學所說：「修齊治平，」孟子所說：「王如好貨，與民同之，」「王如好色，與民同之」，等語，都是本着人已兩利的原則立論。叫儒家損人利己，固然絕對不做，就叫他損己利人，他也認爲不對，觀於孔子答宰我，「井有人焉」之問，和孟子所說「君視臣如草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，」等語，就可把儒家真精神看出來，此等主張，最爲平正通達，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，捨去我字，成爲損己利人之行爲，當然爲孔門所不許。

楊子爲我，是尋着了中心點，故孟子認爲他的學說，高出墨子之上。楊子

學說中最精粹的，是：「智之所貴，存我爲貴；力之所賤，侵物爲賤」四語，（見列子），他知道自己有一個我，把他存起；同時知道：他人也有一個我，不去侵犯他，這種學說，真是精當極了，然而尙爲孟子所斥，這是甚麼道理呢？因爲儒家的學說，是人己兩利，楊子只做到利己而無損於人，失去人我之關聯，孔門以仁字主爲，仁字從二人，是專在人我間做工作，以我之所利，普及於人人，所以楊子學說，亦爲孟子所斥。

我因爲窮究厚黑之根源，造出甲乙丙三圖，據三圖以評判各家之學說，就覺得若網在綱，有條不紊了。卽如王陽明所講的「致良知」，與夫「知行合一」，都可用這圖解釋。把圖中之我字，作爲一塊磁石，磁性能相推用引，是具有離心向心兩種力量。陽明所說的良知，與孟子所說的良知不同：孟子之良知，指仁愛之心而言，是一種引力，陽明之良知，指是非之心而言，是者引之使近，

非者推之使遠，兩種力量俱具備了的，故陽明的學說，較孟子更爲圓通。陽明所謂致良知，在我個人的研究，無非是把力學原理，應用到事事物物上罷了。

王陽明講「知行合一」，說道：「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工夫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」這個道理，用力學公例，一說就明白了。例如我聞友人病重想去看他。我心中這樣想，即是心中發出一根力線，直射到友人方面，我由家起身，走到病人面前，即是沿着這根力線，一直前進。知友人病重，是此線之起點，走到病人面前，是此線的終點，兩點俱在一根直線上，故曰：「知行合一」，一聞友病，即把這根路線畫定，故曰「知是行的主意」。畫定了，即沿着此線走去，故曰：「行是知的工夫」。陽明把明德親民二者，合爲一事，把博學，審問，慎思，明辨，篤行，五者，合爲一事，把格致誠正，修齊治平八者合爲一事，即是用的這個方式，都是在一根直線上，從起點說至終點。

王陽明解釋大學誠意章，「如好好色，如惡惡臭」二句，說道：「見好色屬知，好好色屬行，只見好色時，已自好了，不是見後，又立個心去好。聞惡臭屬知，惡惡臭屬行，只聞惡臭時，已自惡了，不是聞後，別立一個心去惡。」他這種說法，用磁電感應之理，一說就明白了。異性相引，同性相推，是磁電的定例。能判別同性異性者知也，推之引之者行也。我們在講室中試驗，即知磁電一遇異性，立即相引，一遇同性，立即相推，并不是判定同性異性後，才去推之引之，知行二者，簡直分不出來，恰是陽明所說「即知即行」的現相。

歷來講心學者，每以鏡爲喻，以水爲喻，我們用磁電來說明，尤爲確切。倘再進一步，說：「人之性靈，與地球之磁電，同出一源。」講起來更覺圓通。人事與物理，就可一以貫之。科學家說：「磁電見同性自然相推，見異性自然相引。」王陽明說：「凡人見父自然知孝，見兄自然知弟。」李宗吾說：

小孩見母親口中有餛餅，自然會取來放在自己口中，在母親懷中，吃乳吃餛餅，見哥哥近前來，自然會推他打他。」像這樣的講，則致良知也，厚黑學也，就成爲一而二，二而一了。

萬物有引力，萬物有離力，引力勝過離力，則其物存，離力勝過引力，則其物毀，目前存在之物，都是引力勝過離力的。故有「萬有引力」之說，其離力勝過引力之物，早已消滅，無人看見，所以「萬有離力」一層，無人注意，地球是現存之物，故把外面的東西，向內部索引，心是現存之物，故把六塵緣影，向內部索引，小兒是求生存之物，故見外面的東西，即取來放入自己口中，人類是求生存之物，故見有利之事，即牽引到自己身上。我們曠觀宇宙，即知天然現相，無一不是向內部索引，地球也，心也，小兒也，人類也，將來本是要由萬有離力的作用，消歸烏有的，但是未到消滅的時候，他那向內索引之

力，無論如何，是不能除去的，宋儒去私之說，等於想除去地心吸力，怎能辦得到，只好承認其私，提出生存二字爲重心，人人各遂其私，使人人能夠生存，天下自然太平。此鄙人之厚黑學，所以不得不作，閱者諸君，所以不得不研究也。

人人各遂其私，可說是私到極點，也即是公到極點，楊朱的學說，即是基於此種學理生出來的。他說道：「智之所貴，存我爲貴，」即是「各遂其私」的說法，同時他又恐各人放縱其私，妨害他人之私，所以跟着即說：「力之所賤，侵物爲賤」，這種學說，真是精當極了，施之現今，最爲適宜，我們應當特別闡揚。所以研究厚黑學的人，同時應當研究楊朱的學說。楊氏之學，在吾道雖爲異端，然亦可借證，對鈍根人，不能說上乘法，不妨談談楊朱學說。

地球是一個大磁石，磁石本具有引之推之兩種力量，其被地球所推之物，

已不知推到何方去了，出了我們視覺之外，只能看見他引而向內的力量，看不出推而向外的力量，所以只能說地球有引力，不能說地球有推力，人心猶如一塊磁石，是具備了引之推之兩種力量，由這兩種力，相推相引，才構成一個社會，其組織法，絕像太空中衆星球之相推相引一般，人但知人世相賊相害，是出於人心之私，不知人世相親相愛，也出於人心之私，人但知私心擴充出來，可以造成戰爭，擾亂世界和平；殊不知人類由漁獵，而遊牧，而農業，而工商業，造成種種文明。也由於一個私字，在暗中鼓盪。斯義也，彼程朱諸儒，烏足知之，此厚黑學所以爲千古絕學也。

黑厚二字，是從一個私字生出來的，不能說他是好，也不能說他是壞，這就是我那個同學朋友，謝綬青，跋厚黑學所說的：「如利刃然，用以誅盜賊則善，用以屠良民則惡，善與惡何關於刃，故用厚黑以爲善則爲善人，用厚黑以

爲惡，則爲惡人，……。」我發明厚黑學，等於瓦特發明蒸汽，無施不可，利用蒸汽，造成火車，駕駛得法，可以日行千里，駕駛不得法，就會跌下岩去。我提出「厚黑救國」的口號，就是希望司機生，駕駛火車，向列強衝去，不要像前日朝岩下開，也不要街上橫衝直撞，碾死行人。

物質不滅，能力不滅，這是科學家公認的定律。吾人之性靈，算是一種能力，請問：其生也從何而來，其死也從何而去，豈非難解的問題嗎？假定：吾人之性靈，與地球之磁電，同出而異名，這個問題，就可解釋了。其生也，地球之物質，變爲吾身之毛髮骨血，同時地球之磁電，變爲吾之性靈，其死也，毛髮骨血，退還地球，仍爲泥土，是謂物質不滅，同時性靈退還地球，仍爲磁電，是謂能力不滅，我們這樣的解釋，則昔人所謂：「浩氣還太虛」，所謂：「天地有正氣，下爲河嶽，上爲日星，於人曰浩然」，所謂：「自其不變者而觀之